

司马紫烟武侠小说作品集

三
六
指

司马紫烟
著

1247.5/574/1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.....

1247.5

S74

1

三

六

指

(上册)



ZL141599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.....

4606

三 六 指 (上中下)

司马紫烟 著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莫 仁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红星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27

字 数:660 千字

版 次:2000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3000 册

书 号:ISBN7-6484-0192-1/I·574

定 价:54.00 元(上中下)

难解百般愁，

相知爱意浓。

情海变苍壳，

痴心遇冷风。

内 容 提 要

提督衙门总捕头谢文龙素有“铁面神捕”的封号。

然而上一个月却发生了几件令他十分扎手的怪事，一连串的事故都出在官府的闺女和宫中格格身上。显然这些案子不同一恶人所为，飞贼手法老道，武功高强，使用绝传多年完全与一般点穴法背道而驰的逆穴法，将男女两人赤条条地拥在一起，四脚交缠的猥琐情状吊在一棵老杨树下。飞贼不为财，不为色，作案目的令人费解。

本书是司马翎先生用二十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力作。通过谢文龙周旋于官府与江湖之间，深刻地描绘出明末清初那个时代，社会各个层面各色人物。场面宏大，气势磅礴，将宫中尔虞我诈，官场的勾心斗角，江湖的恩怨险恶融于一体，可读性极强。

全书语言精练，有像诗一样旋律流动的美感。故事情节悬念迭起，扣人心弦。令人一气读完，不忍释手。

张紫烟

张紫烟 江湖“侠隐”
——代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选序

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，都知道金古梁三大家，大侠金庸、怪侠古龙、儒侠梁羽生，代表了武侠小说的三大潮流。港台武侠小说家纷坛，有如诸侯割据，独树一帜的名家，其中最著名的有卧龙生、云中岳、武陵樵子、司马紫烟、李凉，独孤红、秦红等。

司马紫烟先生，另一笔名是司马，原名张祖传，祖籍安徽。一九三五年生，六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武侠小说，一生呕心之作达百余部，其作品之丰，读者之多，只有少数几位作家可与其相比，在武侠小说这一方圣土占有重要一席，在东南亚一带是非常有影响的，名作诸如《天马行空》、《八骏雄飞》、《江湖豪放女》、《杀手新传》、《剑啸西风》、《多情浪子》……又有《刺客列传》、《千树梅花一剑寒》、《大英雄》、（《七海游龙》）等被摄制成影视佳作；尚有《招魂客栈》等数篇在香港“武侠春秋”、新加坡“星洲日报”连载……

由于种种原因，祖国大陆并未正式出版过司马先生的作品，这并不是说读者没有欣赏过。也许读者曾经兴奋曾经痴迷的某一佳作，正是司马先生的作品，只不过冠上了一个更为熟悉的名子。佳作是会永远流传的，我们拨开重重迷雾，让读者真正认识了司马紫烟，真正欣赏品评名家名作。司马先生可谓“侠”中之隐者！内涵侠之风范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

任何事物都有生存之道。武侠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通俗而精彩，吸引着各阶层的广大读者。一个幻想的奇妙的广阔的时空，令我们的侠士、令我们的作家、令我们的读者纵横驰骋！刀光剑影，才子佳人；是非黑白、爱恨情仇。司马先生串联他的灵感，大胆设想巧妙构思，让人心潮澎湃、遐思不禁的世界展现开来通俗并不意味着就是白开水一般，司马先生妙语妙思妙笔，每每能表现独特的令人神往的韵味、意境，平白的话语中往往寓以深深的哲理和他为人处世的切身体会。“他知道了一种件事，这世上没有人能扶着他站起来，除了自己。”“怎样活着……”、“心慌的感觉难受。”“聪明人装糊涂则其智，笨人装聪明则反现其愚。”

古龙说，武侠小说写得必定很香艳。多少无奈，多少自嘲。然而这是事实。司马先生深得其中三昧。爱这个世界，赋这个世界以情。风云变幻中，唯有真情永存。爱之欲其生，恨之欲其死。两心相许，两情相悦，温柔缠绵。有情的男女便是一道风景，风光旖旎。风景中的人陶醉，看风景的人神往……司马先生笔下的痴男怨女别具风情。一枝数花，数度春风……

小说，就是构筑一个世界，你愿意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它便成功了。司马先生以他的博学多才，以他的无比智慧，帮我们审视着我们生活的世界。

当你累了的时候，看一本司马先生的小说。

目 录

第一章	京华烟云	1
第二章	钗光鬓影	35
第三章	神兵被盗	69
第四章	细话太极	101
第五章	蛛丝马迹	133
第六章	抛砖引玉	165
第七章	鞠躬尽瘁	195
第八章	赌场结义	220
第九章	意料之外	252

第一章 京华烟云

天色微曙，春雾蒙蒙。广安门外芦沟桥畔的一座小四合院前驰来了一骑快马，直越进爬满牵牛花的竹篱围，马上下来一个汉子，疯狂地敲着厚厚的木门，吵醒了三个人的好梦！

起来开门的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大姑娘，一面用手梳理着蓬蓬的乱发，一面打量着门外气喘喘的汉子诧声问道：“杜九！又出事了？”

被称为杜九的汉子惶急地点点头，然后又匆促地道：

“快请谢大哥出来，这次又不知道闹到哪一家……”

少女还来不及追问详情，西屋里走出一个三十刚出头的精壮汉子，一面用手扣着外衣的纽子，一面沉着地问道：

“杜九！是不是跟从前一样？”

杜九抱抱拳打了个招呼，然后拧紧双眉道：“是的！只是更下作了一点，两个人赤条条地被捆在一起，吊在西直门外的大柳树上，幸好兄弟们发现得早，只有几个卖菜的乡下人看见，已经关照他们不许声张……”

壮汉点点头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怎么处理的？”

杜九应声道：“那里刚好靠近刘得泰的家，小的把他们解下来，借了条棉被裹着，放在炕上，等您去处理！”

少女在旁不禁出声叱道：“该死！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分开，还让他们放在一起？”

杜九苦着脸道：“大姑娘！你不知道，小的可再不敢随便动手

了，上次糊里糊涂的想动手救人，解错了穴道，把谈侍郎家的五小姐弄成了残废，幸亏人家为了怕声张出去丢人，没有追究，否则小的有十个脑袋都保不住……”

这时壮汉已扣好衣襟，沉重地一叹道：“这是第四起了，真不知是哪路人物跟我过不去，玩出这一手坑人的把戏，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摸不着。茜妹！回头你再求求四叔，让他老人家帮帮忙吧！”

东屋里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别救我，我早就声明过绝不管你的事！”

壮汉苦着脸道：“四叔！您老人家不肯出头，侄儿这块招牌就砸定了，往后还怎么混下去！”

苍老的声音咳了一声，吐出一口痰，然后淡淡地道：

“文龙！我早就劝过你，报恩的方法很多，不一定要在六扇门里混，这是最容易得罪江湖朋友的地方！”

壮汉依然低声下气地道：“四叔！您明白小侄的苦衷，并不是小侄喜欢揽这份差事，完全是先父的遗命，谁会想到龙大人征西归来，会自告奋勇地请任九门提督呢？而且还硬把总捕头的派令送上门来，现在只希望您看在死去的先父份上，帮小侄一个忙……”

屋中的老人好像生气了，大声喝道：“若不是念在跟你老子的一段交情，我连你们家都不愿意住下去，别再说了，你既然有兴趣接受这个差使，自然也该有本事去担起责任，除非有一天你被人杀了，我老头子一定出面替你报仇，否则我绝不插手管你的事！”

壮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朝少女使使眼色，意思是请她再帮忙求求屋中的老人，然后就匆匆出门去了。

杜九还是骑着他自己的马，壮汉却到后院牵出他的大青骡，两人急急忙忙地向城中驰去。

壮汉名叫谢文龙，是武林名宿追风铁骑谢万里的独子。

谢万里在二十年前，曾经以一手穿云梅花弩，三十六路铁骨

掌,以及一柄九环金刀,饮誉武林,创下赫赫盛名,却因为嫉恶如仇,结下不少仇家。

结果为黑道中的仇家所诬陷,硬咬一口,说他是打劫军饷的窝家,被官中行文通缉,幸而征西将军龙锦涛明白事理,知道他是个血性汉子,不会做出这种事,甘冒大不韪替他奏本洗脱,一肩担承他的清白!

谢万里才得以脱身图圉,骑着他那头追风铁骑大青骡,四下探访,终于找出了诬陷他的仇家,经过一场浴血苦斗后,虽然把仇家都杀死了,带着两名活口送官,洗清了本身的冤枉,却也因为受伤太重,变成了残废,回家息隐了五年,一病不起!

念及龙大将军的知遇之恩,才遗命独子谢文龙舍身以报,可是谢万里死的时候,谢文龙才十六岁,正在练武的紧要关头,无法抽身往报,等到龙锦涛西征凯旋归来后,谢文龙虽然学成了,却又无从效力!

五年前龙锦涛自动请命为京师九门提督,才下了一封聘书,叫谢文龙出任为提督衙门的总捕头,这是个很麻烦的差使,因为九门提督职掌京几的治安,什么事都得管,尤其是京城的王府家将,显宦子弟,没有一个不好事的,聚众殴斗,争风闹气是家常便饭,后台又硬,不管有亏职守,管了容易得罪人,更难的是许多大宅府护院教师,多半为江湖知名之士,争胜斗狠,层出不穷,惹上他们更麻烦!谢文龙由于父命难违,勉强地接受了下来。

幸好龙锦涛颇得帝心,在朝红得发紫,谢文龙家学渊源,身手不凡,得罪了江湖朋友,他自己顶得住,得罪了显宦门第,龙大提督抗得起,所以五年来总算还很愉快,把京几治理得太平无事。

当然大家不是真怕他,尤其是一些江湖成名的武者,怎肯在一个后生小辈的手里认输,可是他们都忌惮着另一个难惹的人物,不得不忍气吞声,那就是住在谢家的老头儿——“无影神拳”晏四。

晏四是与谢万里齐名的江湖奇人，一手无影神拳打遍天下未遇敌手，脾气古怪，却偏偏与谢万里投了缘，结成莫逆至交，谢万里在世时，晏四千里奔丧，一面督导谢文龙勤练先人绝学，一面帮着教导故人的唯一爱女谢玉茜。

晏四虽不满谢文龙投身公门，可是住在谢家，一般江湖人对这个老怪物相当头痛，加上家里的一块硬招牌作靠山，居然名动京儿，赢得“铁面神捕”的封号。

那是因为他享承了谢万里嫉恶如仇的性格，人又比较聪明机警，办起事来铁面无私，才得来的绰号！

对武林世家子弟来说，这个外号近乎侮辱，因为门扇门乃是非之地，虽掌执法之重任，却为侠义道所不齿！

可是谢文龙没有闯过江湖，一出道就干了这份差事，也无法不承认这个外号。只得红着脸硬认了下来，所幸龙大人知道他并非为贪图那份薪银才干这个差使，对他相当器重，私下把他当作亲近的子侄，当着人也是亲昵地称呼他的名字，使他不好意思辞职。

平静地过了五年，上一个月却发生了几件令他十分扎手的怪事，首先是天桥的先农坛上黑夜被人放了一男一女，捆上了手脚，并头躺在一起，结果查出来女的是京兆尹方大人的千金，男的是方府的书童。

方小姐平素就跟这个书童有点不干不净，两个人大概是相约私奔，被人逮着了，双双捆放在先农坛上，人发现后送到提督衙门，龙锦涛附了一封便函将人送回方府，严斥方大人注重家教，京兆尹惹不起九门提督，虽然后来问清了不是那回事，但却也不敢声张！

第二次事件发生在十天前，在猫儿胡同的燕子窝里多了一个妓女，陪着一个镖行伙计睡在床上，那个镖伙头那天晚上包了一个叫做月月娇的流莺，醒来时发现身畔换了人，而且是个很漂亮的大妞儿，认为艳福天来，正想再享受一下，幸而扫地的老妈子发现月

月娇睡在大门口,叫唤起来,才打破了他的春梦。结果查出女的是御史王大人的千金小姐,被人用闷香迷住了,不知怎么移到此地来了!

同时月月娇如何被人由床上移到大门口的也无人知情,谢文龙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了,王御史家教极严,门中的女儿绝不会做出那种勾当,更不会偷跑到那种地方去!这一定是有着江湖人在中间弄鬼,同时王御史居官方正,朝中同僚开罪了很多,推断可能是有人主使其事以泄私愤,只好偷偷地把王小姐送回去,而且假造了一篇话,说是江洋大盗夜入王府偷盗小姐,被提督衙门缉住送饭,同时还在死囚牢中处死一名待决的囚犯作为证据。

王御为着门风,非常感谢他们隐瞒住这件事,而且王小姐被迷昏之后,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总算不了了之,然而龙锦涛已经很注意这件事,叫谢文龙细心查访。

王家的事还没有弄明白,三天前又发生一件怪事,清早,谈侍郎在上朝时偷偷告拆龙将军说家中丢了一个女人。

而提督商门的捕快杜九却在巡夜时,在关帝庙后的广场上发现了一对男女相拥,男的是关帝庙的火工道人,女的却遍体罗衣,不知姓名,杜九喝问半天,二人仍是相拥不放,等他扯开时,才发现两人都被点了穴道。

杜九心切救人,连忙用推拿法解穴,可是那两人被点的穴道手法十分怪异,推拿的结果,男的变成了哑巴,女的成了瘫痪,同时因为解救不得法,把原的制穴之处也弄乱了,查不出来龙去脉!

谈侍郎前来认人,顿时脸色大变,只说是家中的一个丫头,把人带了回去,没有继续追究,可是龙锦涛却认得是谈家的第五个女儿,相互为了脸面攸关,大家都装作了不知道,事情没闹大,龙锦涛却担了心!

一连串的事故都出在官府的闺女身上,有一个人不怕丢脸闹

了出来，九门提督的担子就不轻！

谢文龙也知道情形越来越严重，更因为谈小姐是为点穴手法所制，绝非寻常江湖人所能为之，可是又摸不出一点头绪，只有回家请晏四出头探访一下，因为晏四是个老江湖，也许能摸出一点门径。

想不出晏四一口拒绝了，而且还说这是他得罪江湖朋友太多，人家是故意前来找麻烦，劝他急流勇退。

旧案未清，谢文龙怎么样也不好意思打退堂鼓，一面吩咐下人加意寻访，一面祈祷别再出事，想不到今天又发生了第四件案子！

他的大青骡是父亲的坐骑传下来的异种，脚程与耐力尤胜于骏马，谢万里的追风铁骑之名就是因此而得，放辔疾驰，把杜九远远地丢在后面，没有多大工夫，已经赶到了西直门外！

外班捕手刘得泰正焦急地伫候在他的矮平房门口，见到谢文龙后，立刻赶上来，接住他的缰绳道：“头儿！您可来了！这次闹得更不像话了！”

谢文龙急急地推门进屋问道：“人怎么样？”

刘得泰压低嗓子道：“绳子解开了，人还在一起，兄弟不敢轻动，不过看情形不太对，好像有血……”

谢文龙不禁一怔，刘得泰用更低的声音道：“血是在他们下体流出来的，多半是那个男的，看来好像是断了气似的，以前还没有出过人命，这次……”

谢文龙急躁地道：“别费话了，人在哪里？”

刘得泰用手一指边屋道：“在里面！”

谢文龙正想掀开门帘进去，忽然又止步问道：“左邻右舍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刘得泰笑着哈哈腰道：“头儿，咱们都是老公事了，还能这么不解事吗，清早时杜九哥来一叫门，兄弟知道就又有文章了，连兄弟

的女人都没敢让她知道，就赶她到西城雇车去了，兄弟想不管死活，总得拖走的……”

谢文龙这才点点头道：“干得好！龙大人已经交代下来了，若是把这件事办出个眉目，每个人加发半年的薪俸，看在银子的份上，大家多留点心！”

刘得泰苦笑一声道：“头儿！这几年兄弟们跟着您，不知道沾了多少光，要是在换在别人手中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提督大人的顶子保不住，咱们的板子也挨不完，因此兄弟们倒不想贪图赏金，只希望您能早点找线索，把这案子破了，免得大家老是提心吊胆的就够了！”

谢文龙一皱眉头道：“老刘！你的话太奇怪了，怎么是沾了我的光呢？”

刘得泰笑道：

“头儿！您不知道，这提督衙门的差事，真不是人干的，京都地大人杂，出了事儿不管不行，管了又惹不起那些主儿，要不是您在外面的字号叫得开，弟兄们哪能如此太平，尤其是一月前出方大人的那件事后，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怪事，幸亏您处理得当，才没让事情闹开来，否则提督大人在皇上面前再红，只怕也是吃不了兜着走！难怪大人对您这么器重……”

谢文龙一肚子烦恼，实在懒得听这些废话，乃一挥手道：“别混说了，在外面好好地守着！”

刘得泰哈腰答应，他才掀开帘子进了屋子。这是刘得泰夫妇俩的卧室，收拾得倒还齐整，大砖炕上用棉被盖着两个拥成一堆的人，露出了一绺乌黑的长发。

谢文龙将棉被揭开，眉头又是一皱。他今年三十一了，因为练武功的关系，还守着童身，从没有见过这种猥琐的情状；两个人赤条条地拥在一起，四腿交缠，那样子让人看了就会心头怦怦乱跳。

谢文龙却没有那些欲念，因为他鼻中嗅到了一股血腥味，榻上的垫褥也是一滩殷红。

由于上一次的教训，他也不敢轻易动手，首先按了一下两人的脉息，女的倒还正常；男的却已奄奄垂毙。

于是他迅速作了个决定，反正这男已经没救了，不妨先在他身上作个探测，用手扳开了男的手臂，把纠缠的两个人分了开来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
因为他发现这男的身体相当结实，手脚处青筋堆起，不但像练过武功，而且内功都还有相当基础！

小腹上有一处伤口，似为利器所刺，入肉很深，将肾下精脉割断了，而且是刺伤后再与女的捆捆在一起的。

谢文龙总算放了一点心，虽然不知道这两人是谁，但是那女的无疑又是大家的小姐，照情形判断尚不致受辱，否则他就很难交代了！

男的未经几下翻弄，伤处血如泉涌，渐渐的没气了。谢文龙心中却暗自辱惊，因为由这垂死的男子看来，那下手的人不但是个武林高手，手法更相当出奇！

他一定是先点了男的穴道，然后再割断精管，而且点穴的手法极似陈家沟太极门的路数，所以才能退住血脉，使血液不流出来，直到被人移动后，冲撞血脉，解开了制穴之处，血水方激射而出。

放过死去的这一个，他又去察看那女的，年纪约在二十三四，姿容秀丽，平时定然养尊处优，所以皮肤才那么细嫩，身材很丰腴，怀中的人被移开了，却仍保持着原先相拥的姿势。

小腹上一滩红血，是从男的伤口处沾染上的，谢文龙这时也顾不得什么嫌疑，抓起被单先将血液擦拭干净，然后伸手在她身上每一处穴道上轻轻地按摩着。

良久，谢文龙困惑地吐了一口气，几乎有点不信，他幼禀家学，

更得到无影神拳晏四先生的精心指导,对于天下各家点穴手法都颇有深知,因此一眼就可断定这女子是被人点住了穴道。

可是他诊视的结果却没有一点反应,难道那下手点穴的人竟用的是超出他所知的手法吗?文龙在屋子里连圈转了好几个圈子,他又回到那女子身边,虽然屋里没有别的人,他伸出去的手却不禁有点颤抖。

这是最后的一个可能,还有左右将台穴未经试探,可是这两处穴道逼近乳根,在武林的习惯上,即便是黑道中也不致于对女子的这个部位出手!

手指碰在柔润的乳房上,使得这个不解风情的鲁男子心头也有点异样的感觉,然而他的眉头却为之一展,他毕竟找到制穴的所在了!

可是他舒展的眉头很快又聚拢了,因为他感觉到这制穴的手法确实不可思议,寻常点穴的部位应该是向上凸起的,现在他却摸到了两个凹下的小潭!

普天之下,只有一种手法与今天的情形相似,那叫做逆穴,完全是与一般的点穴法背道而行,可是这种手法已经绝传多年了!

凭着听来的一点知识,他还不肯过分确定,只好再进一步做个试验,俯下身子,用嘴唇对准那个小潭,再用舌尖探准部位,然后默运真气,缓缓地向外吸。

慢慢地,凹下的小潭平复了,那女子的半边身体也起了轻微的动作,谢文龙心中一喜,连忙在另一边展开同样的动作,等他抬起头来时,那女子乌溜溜的眼睛正疑惑地对他望着。

谢文龙倒是有点手足无措,呐呐地道:“小姐……”

那女子忽地坐起身来,发现自己没穿衣服,再看旁边躺着血淋淋全身赤裸的男人,不禁脸色苍白,大声叫道:

“强盗杀人了……”

叫完她竟又骇绝昏迷了过去，外面的刘得泰连忙挺着一口单刀进来慌声问道：“强盗，在哪里？”

谢文龙怒声喝道：“混帐！有我在这儿，还用得着你来捉强盗！”

刘得泰看看屋里的情形，才知道自己太莽撞，红着脸讪然赔笑道：

“对不起，头儿！公事饭吃久了，就是这个德行，一听见有人叫强盗……”

谢文龙忙挥手道：“去看看你老婆雇的车来了没有，来了叫他们在门口等着！”

刘得泰的眼睛仍贪婪地留在那女子身上，殷勤地问道：

“头儿！这妞儿大概是吓昏了，要不要用水喷一喷？”

谢文龙沉声道：“不用，让她昏着好！你还不快出去！”

刘得泰缩头退了出去，谢文龙才找了一床干净的被单，将那女子全身裹好，刚忙完这些事，刘得泰又探头道：“头儿！车子来了！杜九也来了！”

谢文龙点头道：“很好！把你老婆跟车夫都赶开，叫杜九驾车，快点上衙门去！”

刘得泰答应了，看看床上的死尸皱眉问道：“这个死的呢？”

谢文龙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人也是个武把子，不过京师护院教师中可没有这个家伙，多半是镖行里来的镖师。回头你找辆车子拉着到处去问一问，找到了主儿，马上带着负责人来见我！记着要谨慎点，不许声张出去！”

刘得泰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，兄弟先打听哪家镖行里丢了人再叫他们来认，绝对错不了！真晦气，大清早屋里蹦出个死人，这碗饭真不是人吃的！”

对他的后一句牢骚，谢文龙倒是有点相同的感慨，刘得泰是为